

关于生产价格問題 討論參考資料

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
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以

一九六五年三月

目 录

- 評生产价格和平均資金利潤率論 戴园晨 (1)
——关于社会主义企业经营管理的原则
并与杨坚白等同志商榷
- 不能把平均利潤和生产价格硬塞到
社会主义經濟中来 林兆木、吳树青 (22)
——与杨坚白、何建章等同志商榷
- 当前政治經濟学战綫上的所謂生产价格派与
价值派間的理論斗争 王亚南 (38)
- 社会主义經濟不存在什么生产价格 權希良 (55)
——评杨坚白等同志的生产价格论
- 資金平均利潤率是評价社会主义經濟活动的
合理标准嗎 姜川桂、李石泉 (71)
——与杨坚白、何建章等同志商榷
- “生产价格論”是一种經濟自由化的思想 魯經文 (87)
- 平均利潤和生产价格不是社会主义的
經濟范畴 漆琪生 (103)
——与杨坚白等同志商榷
-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不容歪曲 陈吉元、周叔蓮、吳敬璣 (117)
——驳杨坚白、何建章等同志
- “社会主义生产价格論”的实质 何桂林 (139)
- 坚决反对把生产价格論运用到社会主义的
价格工作中来 燕鏡容 (150)

- 國民經濟平衡和生產價格問題 楊堅白 (155)
試論社會主義經濟中的生產價格 何建章、張玲 (186)
- 附：關於生產價格問題討論文章索引 (203)

評生产价格和平均資金利潤率論

——关于社会主义企业經營管理的原則
并与楊堅白等同志商榷

戴 园 晨

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潤率，本来是資本主义經濟中資本剝削劳动和盲目竞争的产物。現在，楊堅白等同志却提出了社会主义經濟还存在生产价格和平均資金利潤率的論点，提出了社会主义經濟还需要使生产价格和平均資金利潤率起作用^①。这不能不使人們感到奇怪。

社会主义企业要贏利，和能不能使生产价格同平均資金利潤率起作用，是两回事情。應該指出，社会主义企业要有贏利^②，贏利十分重要。社会主义企业要在遵循国家政策和完成国家計劃的前提下力爭更多的贏利。馬克思在《哥达綱領批判》里指出，社会总产品除了扣除补偿基金之外，还要扣除：一般不属于生产的管理費用，为丧失劳动力者建立的基金以及用于扩大生产和建立后备的基金等，然后再进行对劳动者个人的分配。社会主义企业的贏利，正是体现《哥达綱領批判》提出的各种为社会的扣

① 楊堅白：《国民經濟平衡和生产价格問題》（《經濟研究》1963年第12期）；何建章、張玲：《試論社会主义經濟中的生产价格》（《經濟研究》1964年第5期）。

② 在生产价格和平均資金利潤率問題的討論中，所謂贏利或者利潤，是指企业的全部贏利，它包括利潤和稅收。

除，是“社会扣除的产品”的货币表现形式。如果企业都没有赢利，国家管理机关、社会文教部门和国防力量便都不能维持，更谈不上扩大再生产。同时，我们要加速积累社会主义建设资金，既不能增加人民负担，又不能靠借外债，要从内部来积累，要靠企业增加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从而不断增加赢利。不惜工本、不讲核算、不计盈亏的想法和作法，是不正确的。如果事情是在于社会主义企业要赢利，赢利要重视，我们不会感到奇怪，也没有什么可争辩的。

但是，杨坚白等同志，由重视社会主义企业赢利论证起，由社会主义利润和资本主义利润有本质区别论证起，导入了生产价格和平均资金利润率的理论，却和我们有着原则的分歧。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还存在生产价格和平均资金利润率的经济范畴，是制定价格的依据，评价企业先进落后的标志，促进企业经济核算的动力，可以用以确定投资、提高资金利用效果和投资经济效果。甚至认为可以“比较准确地确定国民经济发展的规模、水平、速度和比例，核定经济效果，并正确处理各种经济关系。”由此涉及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计划经济的一系列问题，都是为我们所不能同意的。

生产价格和平均资金利润率论者所提出的核心问题，在于社会主义企业的经营管理，应当是计划原则，还是利润原则？社会主义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应当是计划管理，还是利润评价？他们提出的主张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中，需要有一个比例于垫支资金^{*}的统一的赢利率（即平均利润率）来作为衡量的尺度，有了它才可以进行较为准确的经济核算和经济比较。他们提出的主张是，社会平均资金利润率是每个企业必须达到的水平，超过平均资金利润率的就是先进企业，达不到这水平的就是落后企业。我们认为，这种主张如果真正实施，势必使利润成为自动调节器，代替了计划经济。所以，我们和杨坚白等同志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的商

權，就从这个核心問題开始吧。

資金和利潤并无内在联系，資金利潤率不是評价企业先进落后的合理标志

平均資金利潤率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經濟范畴，能否作为評价企业先进落后的尺度，必須先弄清社会主义經濟中資金和利潤有无内在联系？是否存在等量資金获得等量利潤的客观要求？資金利潤率的評价究竟是什么样的評价？

主張生产价格和平均資金利潤率的同志，认为資金和利潤是有联系的，尽管他們并没有說利潤是資金的产儿，但是他們还是从人們进行生产必需要有物质生产資料，引伸得出資金和利潤之間存在着“技术关系”。这就是楊堅白同志所說的：“社会主义产品是社会資金所发生的經濟效益的具体表現”，“在劳动量和生产資料量之間，从而在剩余劳动量和生产資料量之間也就产生了一定的技术关系，惟有按照这种一定的技术关系进行生产，才能發揮活劳动的应有作用。”^①从而，他們认为等量資金应当获得等量利潤，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本身要求按企业占用的資金来分配贏利。他們认为，各个企业利潤的高低，往往受技术装备水平和資金周轉速度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不能确切反映企业主观努力状况，只有資金利潤率基本上排除了不同部門、企业客观条件对經濟活动效果的影响，从而为不同部門、企业比較它們的經濟活动效果提供均等的条件；只有資金利潤率才能真实地平等地比較各行业的技术水平和經營管理好坏，促进企业全面的經濟核算。因此，他們說：利潤的多少是反映企业技术水平和經營管理好坏的最綜合的指标。社会平均資金利潤率是每个企业必须达到的水平，超过平均資金利潤率的就是先进企业，达不到这水平的就是

^① 楊堅白：《国民经济平衡和生产价格問題》。《經濟研究》，1963年第12期。

落后企业。

但是，这种論点并不能成立。我們知道，生产总得要生产資料和劳动力相結合，生产資料从来就是劳动依以实现的物质条件，生产的技术装备水平高低和自然資源丰沃貧瘠等差別，可以使劳动成为更生产的或者更不生产的。但是，不管怎样，生产資料总只能在再生产过程中轉移原有价值，却并不能創造出新的价值来，包括剩余产品价值在內的新价值都是由活劳动創造的。只是因为在資本主义制度下，資本家占有着生产資料，劳动者和生产資料相分离，又通过劳动者出卖劳动力、資本家雇佣工人，使劳动者和生产資料結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資本家占有了工人的全部劳动产品，仅仅按劳动力的价格付給工資，攫取了剩余价值，这才出現了生产資料能够“提供”剩余产品，資本能够“生育”利潤的假象。而且，本来是“在不变資本价值与剩余价值之間，从而在总資本价值 ($C+V$) 与剩余价值之間，沒有任何內部的必然的关系。”^① 这又由于“因資本各部分同样表現为超过价值（利潤）的源泉”^②，由于資本家能够雇佣多少工人和攫取多少剩余价值，是和他拥有多大資本、占有多少生产資料相联系的，这才又表現为資本和利潤之間有着“技术关系”，但是这种“技术关系”乃是資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現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生产資料属于全民公有，劳动者和生产資料不再分离，社会主义企业的贏利已經屬於《哥达綱領批判》中指出的，为执行种种社会职能而需要的各种扣除的具体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又怎能认为資金和利潤相联系，資金和利潤存在着“技术关系”呢？

而且，所謂等量資金要获得等量利潤的原則，也是資本主义

①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1頁。

② 《資本論》第3卷，第29頁。

生产关系中的原則。只有在資本主义制度下，才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商品不是單純当作商品来交換，而是当作資本的生产物来交換。它們要求在剩余价值的总量中，得到与它們的量相比例的一分，如为等量，就得到相等的一分。”^①这是因为，資本的本性是攫取利潤，資本家要求自己的投資能够孳生最多的利潤，这样，在誰都竭力要取得最多的利潤的竞争中，出現了利潤平均化的趋向。現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資金的增殖，社会产品不再当作資金的生产物来交換，这又从何处产生等量資金获得等量利潤的客观要求呢？在社会主义經濟中計劃原則排除了竞争原則，又怎样來实现利潤平均化的趋向呢？

再进一步說，所謂資金利潤率排除了不同部門、企业客观条件对經濟活动效果的影响，也只是对資本主义生产关系才完全合适。因为在資本主义制度下，一切的社会生产力都表現为資本的生产力，技术的进步、自然資源的丰沃、职工技术的熟练等等，都被資本所并吞，作为資本的生产力再現出来，表現为資本孳息的能力，表現为資本家发財致富的本領高低。現在，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來說，能不能設想以資金利潤率来“排除”客观因素，只反映企业主观努力状况呢？能不能設想各种客观因素都表現为資金“生”利潤的能力呢？看来这都是不能和不行的。

社会主义企业經營管理的好坏，企业主观努力的程度，和贏利高低有很大关系。不同企业技术装备水平高低，也和贏利高低相关。用先进技术装备起来的，机械化、自动化程度高的企业，一般是劳动生产率高，原材料消耗省，生产成本低，贏利也自然比技术装备差的企业多。但是，能不能因为技术装备水平和資金占用多寡相关，便认为資金利潤率排除了客观因素，可以用来考察企业的主观努力程度呢？不能。因为，贏利多寡和技术装备水

① 《資本論》第3卷，第199頁。

平、資金占用多寡之間，并不存在着等比关系；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形成企业贏利高低的客观因素还有許多。用高于或者低于平均資金利潤率来評价企业先进落后，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还会带来不利的后果。

从現實經濟生活看，我国有些資金有机构成高、劳动生产率高的部門，是能够获得較多贏利的，但有些并不能获得較多的贏利，有些甚或只能保本微利；而資金有机构成低、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門也不一定是贏利少，有些还能获得相当多的贏利。在各个部門之間，資金利潤率高低悬殊，极不平衡。这主要是因为我們社会主义国家的訂价原則，因为我国从实际出发的价格政策，不能按各行各业資金占用多寡来分配贏利，不能按生产价格訂价（对于为什么不能按生产价格訂价，后面还要探討），这样，用資金利潤率高低来評价不同部門間各个企业的先进落后，就是不合适的。

撇开部門間的問題，从一个部門內的不同企业来考察，那末，同一部門、同一行业内生产同一种产品的不同企业，贏利水平高低与如何訂价并不相干，例如铁道是統一的运价，煤炭、石油、鋼材等产品都执行統一的調撥价，但是企业的贏利水平同样是高低悬殊。这里，有自然資源条件和交通運輸条件等方面差別，煤矿、铁矿、有色金属矿、石油田等等，因为自然資源的貧富和开采的难易，等量的資金会获得极不相等的贏利；铁路的修建，在丘陵地带需要的投资多，在平原地带需要的投资少，而铁路运输能力的发挥则是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相关，投资多的铁路不一定是贏利多，資金和贏利并不存在着等比关系；工业企业是否接近原料产地和成品銷地，关系着运输費用的高低，而象钢铁厂的煤炭和铁矿石运输費用，炼油厂的原油运输費用，往往对成本水平有很大影响，資金占用多、技术装备水平高的企业，如果距离原料产地較远，就不一定能够获得較高的贏利。企业生产

能力的发挥，还决定于设备配套、协作关系、职工技术水平以及产供销条件等多方面因素。一个企业尽管占用资金不少，拥有各种现代化的设备，如果设备尚不配套，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赢利就不可能多；而设备配套又和生产协作相关，协作方便的企业设备虽不配套，可以通过协作来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协作不便的企业即使设备比较齐全，由于现代化生产涉及面广，还是会由此而影响生产能力的充分发挥。企业是单一品种生产、专业化生产，还是多品种生产、综合全能生产，往往影响到生产效率的高低和赢利的多寡。企业的生产任务是否饱满，原材料供应是否充裕，和企业生产能力的发挥，和企业赢利水平的高低，有着直接联系，而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并不是按企业的资金占用量来安排生产任务和分配原材料，而是从合理利用资源和正确处理各方面关系出发，作有计划的安排，有的安排得多，有的安排得少，这样，各个企业占用的资金和获得的赢利，当然也不可能成正比。

再说，各个企业占用资金多寡和技术装备水平高低、生产能力大小，也并不完全是成正比的。具有同样生产能力的新老企业之间，由于老企业已经提交了不少折旧，占用的资金就比新企业少。加上具有同样生产能力的各个企业造价不同，不同时期购入的同种机器设备在价格和效能上有差别，从不同工厂购入的机器设备在价格和效能上有差别，这样，即使是同等的生产能力获得了同等的赢利，从企业的资金利润率看还是有很大差别，也还是不能用资金赢利率高低来评价企业的先进落后。

归根到底，所谓资金利润率排除了客观条件对经济活动效果的影响，要用资金利润率高低来评价企业的先进落后等等，是以一切的社会生产力都表现为“资金生产力”为前提的，然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并不存在着这样的前提，导致企业赢利高低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并未为“资金”所并吞，这又如何能漠视各种客观因素，以资金利润率的高低来评价企业先进落后呢？由此怎能作

出公正的評價呢？而且，問題并不仅仅在于評價是否公正，問題在于一切的社会生产力都表現为“資金的生产力”，是以競爭、以資金无阻碍地行动为条件，然后資金才能避开那不利于它增殖的客观条件，趋奔向有利于它增殖的客观条件，寻找到最适合于它发育生长的沃土，但是，这种无阻碍地行动，恰恰和社会主义計劃經濟的要求相抵触。因为，在社会主义經濟中，不論是矿藏的开采，铁道的修建，工业企业的布局，技术装备的程度，都要从整个国民經濟利益出发，作有計劃的安排，不能仅仅着眼于部門的企业的贏利多寡。即使从現有企业的生产說，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原料如何分配，也同样不能从企业出发着眼于企业贏利的多寡，也必須有計劃地安排以保证整个国民經濟的最大利益。这样，以資金利潤率的高低来評价企业，又怎能和計劃經濟的利益、計劃經濟的要求相适应呢？

社会主义国家和企业的关系，是計劃管理和計 划考核，不能是利潤評价

能不能以資金利潤率高低来評价企业的爭論，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国家和企业的关系，能不能以利潤評价来代替計劃管理和計劃考核的爭論。

在我国，国家对企业的管理，是全面的計劃管理；国家对企业先进落后的考核，是計劃指标完成情况的考核。計劃管理的原则，体现了我国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因为，社会主义企业的經濟核算制，社会主义企业具有經濟上和业务上的相对独立性，是以国家的集中领导和統一計劃为前提的，企业的經營活动是在国家統一計劃指导下进行的，而計劃管理和計劃考核，正是国家統一計劃指导的具体体现和具体保证。在这种計劃管理和計劃指标完成情况考核的条件下，所謂合理評价企业先进落后的問題，其实是已經解决了的。企业贏利多寡和贏利水平高低，不仅决定于本身

的主观努力，还决定于各种客观因素，但是，我們并不是以贏利額的多寡，也不是以哪一种贏利率的高低，來評價企业，我們是以根据企业具体情况訂定的各项計劃指标完成程度来考核企业，利潤計劃的完成程度正是考核的一个方面，由于計劃指标的制訂考慮了各个企业主客观条件的差別，这种考核，就比任何一种先驗的尺子都更为合理。

当然，主張生产价格和平均資金利潤率的同志，并不同意这样来处理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并不贊成这种計劃管理和計劃考核的办法，他們认为用若干个計劃指标来管企业，是“千根綫”的办法，具体的东西不能不抓，但多抓了就会陷于瑣碎，就容易管死，如果抓实物指标多于价值指标，抓产品产量多于資金管理，效果往往不会如意想的那么好，因而主張把“千根綫”擰成“一股绳”，也就是資金利潤率的“一股绳”，用“高于平均資金利潤率的就是先进的企业，低于平均資金利潤率的就是落后的企业”的原則来評價。这也就是一个企业占用了多少資金，就必须获得多少利潤，多于此是經營管理好，少于此即經營管理差，这种原則岂不就是利潤評價和利潤原則么？

計劃管理和計劃完成情况的考核有什么不好呢？計劃指标是不是孤立的“千根綫”呢？不是这样。各項計劃指标正是全面完成国家計劃和全面經濟核算的“一股绳”中的組成部分，全面的計劃管理，才能使企业在生产的各个方面符合国家政策和實現国家要求，才能使企业实现全面的經濟核算而不致陷于单打一。何况，各項計劃指标，如产量、产值、品种、质量、劳动生产率、工資基金、成本、利潤、新产品試制等一系列計劃指标，是互相衔接、互相联系的。例如企业的計劃利潤指标，就是根据按品种的产量計劃，根据保证和提高质量的計劃要求，根据劳动生产率計劃和成本計劃等，反复平衡，然后定下来的。它們从来不是互不相干的孤立的“千根綫”，早已擰成了“一股绳”。纵或某时

某地可能有指标过多陷于瑣碎之处，纵或有时有些指标衔接不够紧密，但是其基本原则是体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要求的。还是从利润的考核来说吧，计划管理的原则使国家对企业完成利润指标的要求和完成其他计划指标的要求相适应。例如，对某机械厂因为安排的生产任务少等缘故，计划的利润指标就低；对某卷烟厂因为分配的烟叶多、安排的生产任务足等缘故，计划的利润指标便高。这样，计划的利润指标考虑了各个企业之间具体条件的差别，可以和企业的具体情况相适应；计划的利润指标和各项计划指标相衔接，有利于保证企业从全面完成国家计划出发，来组织企业的生产。相反，所谓以资金利润率的“一股绳”来擰“千根线”，实际上是以利润的“线”来代替全面计划管理的“绳”。因为只有利润高于平均资金利润率才是先进，低于平均资金利润率便是落后，争上游、赶先进成了争比利潤高低，这就会把企业引向不顾国家计划安排，盲目增产利大产品，或者是争原料、争市场以争利潤，又怎能谈得上有计划的安排和全面的计划管理呢？

主张生产价格和平均资金利润率的同志会说，我们并没有反对计划原则，并没有反对计划管理，各种计划指标可以应有尽有，要多少可以列多少，这里提出的只是添上一项平均资金利润率的考核。但是，平均资金利润率是不可能和计划管理并行不悖的。因为，每一个企业的具体条件不同，每一个企业根据计划指标计算出来的利润额和利润率，也各不相同。用平均资金利润率的统一“尺子”来量各个企业，即使少数企业接近了，大多数企业不可能相适应，大多数企业的一系列计划指标与之不衔接、相抵触。如果不要平均资金利润率起作用，添上它又所为何来？如果要平均资金利润率起作用，按照“超过平均资金利润率的就是先进企业，达不到这水平的就是落后企业”的原则来评价，就会在平均资金利润率的要求和计划要求不相衔接的情况下，迫使企

业盲目追逐利潤，破坏企业全面的經濟核算，冲击国家計劃。有人說，根据各个企业的具体情况分別訂定差別不等的計劃資金利潤率，按照計劃的完成情況來考核，岂不是和各項計劃指标相互衔接、不再抵触么？但是，这已經不是平均資金利潤率的概念了。而且这实际上就是各个企业不同的利潤額計劃，再要把資金和利潤联系起来，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主張生产价格的同志褒平均資金利潤率，认为按統一的資金贏利率來提取利潤，这无非是对各个部門实行了一个一視同仁，公平合理的經濟原則，使各部門的成績成为可比的，并据以正确处理各部門之間的經濟关系。这使我們想起曾有人貶計劃管理和計劃指标考核并不公平合理，其理由是計劃指标以上年实績為基础再考慮当年的增长因素，在定盤子时缺乏客观依据，容易形成“鞭打快牛”，使上年认真挖掘了潛力的企业很緊張，而上年工作不好的企业反而占了便宜。但是，从实际生活看，制訂計劃指标不可能离开已經达到的水平，否則計劃就是凭空設想，并沒有进一步提高的立足点。而且，国家确定各个企业的計劃指标，并不是简单地按照各个企业已經达到的水平再加一个平均增长系数，而是从整个国民經濟和企业本身的有利因素、不利因素通盤分析，按照既积极又可靠的原则具体規定各个企业的增长系数，一般能够符合企业的实际情况。計劃完成情況的考核和历史发展的比較，能够反映企业經營管理好坏和取得的进展。这种办法并不是“鞭打快牛”。即或由于工作中的缺点发生某些企业計劃指标偏高偏低，也还是进一步細致做好工作，使計劃指标更加切合实际的問題，并不能由此认为核定計劃指标的原則不公平、不合理。当然，計劃指标的完成情況只反映企业在計劃期中的主观努力状况，但与此同时，各項計劃指标又都有平均先进的定額可資較量，企业間还可以通过各种技术經濟指标和財務成本指标的較量，比先进，找差距，挖潛力，由此所反映的就并不限于企业在

計劃期內主觀努力狀況的範圍。相反以“一視同仁、公平合理”作標榜的平均資金利潤率原則，却由於企業資金利潤率的高低，取決於多方面的因素，情況十分複雜，不可能和企業的實際情況相符合，只能作出不公允的判斷，逼迫企業走上盲目追逐利潤的歪路。

歸根到底，對社會主義企業經營管理實行利潤原則，經營管理好壞用利潤來評價，占用多少資金就得有多少利潤，高於此是經營管理好，低於此即經營管理差，把 获取更多的贏利作為促使企業改善經營管理的力量，這必然要排斥社會主義的計劃原則，必然要排斥社會主義國家對企業的計劃管理。我們要維護社會主義的計劃原則和計劃管理，我們要保證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是不能用平均資金利潤率來評價企業，是不能使平均資金利潤率起作用的。

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不能使價值轉化成為生產價格，按生產價格訂價與國家價格政策相抵觸

能不能把高於或者低於平均資金利潤率作為評價企業先進落後的標誌，又涉及到社會主義國家的訂價原則問題。主張按平均資金利潤率來考核企業的同志，莫不主張按生產價格即平均成本加平均資金利潤率訂價。這是因為，一方面按生產價格訂價，正符合他們的等量資金獲得等量利潤的論點，正是平均資金利潤率論的必然引伸；另一方面他們的論點在實踐檢驗中有着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各類產品的利潤水平高低懸殊，一旦要使平均資金利潤率起作用，就會衝擊和破壞計劃經濟，為了辯解和彌補弱點，又不得不乞助於按生產價格訂價。

所謂社會主義制度下價值轉化成為生產價格的論點，正是這樣的。而且，由於這是已經有了社會主義制度下存在着生產價格範疇的論點，再逆行尋找依據，这就只能離開生產關係，着眼

于生产的物质条件，来找价值如何轉化成为生产价格的依据。^①他們把生产价格說成是社会化大規模經濟条件下的产物，資本主义制度下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轉化，是社会分工深化、部門联系密切以及生产技术发展的結果。他們认为社会主义經濟也是屬於社会化大規模經濟的类型，社会分工在不断深化，部門联系进一步密切，生产价格也还是“內在于社会主义經濟的客观要求。”他們认为由于部門間存在着有机构成不同和周轉時間的差別，“在这种客观事实面前，如果否定了生产价格，那就无从正确衡量在社会資金运用上的节约或浪费，无从正确反映不同所有制之間、部門与部門之間、部門与整体之間的經濟关系。”^②

但是，这是对馬克思闡述过的价值如何轉化成生产价格的原理，作了不正确的解釋。我們知道，在有机构成高、技术水平高的部門里，劳动可以創造更多的使用价值，却并不能創造更多的价值，每一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价值，都相应地減少了。在有机构成有高有低和劳动生产率有高有低的各个不同生产部門里，等量的活劳动，只能創造出等量的价值，不能創造出不等量的价值。馬克思曾經指出：“一个商品的价值量，与其中实现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例，而与其中实现的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例。”^③“无论生产力怎样变化，同一劳动在同一時間內总是提供同量的价值。但它在同一時間內会提供不等量的使用价值，在生产力增大时更多，在生产力减小时更少。”^④单是生产的物质技术条件本身，并不能使等量的活劳动提供不等量的价值，也并不能使价值轉化成为生产价格。

① 見何桂林、薛仲章、彭貞媛：『《生产价格不能成为社会主义价格形成的基础》』，《經濟研究》，1964年第4期。

② 楊堅白：『《国民经济平衡和生产价格問題》』，《經濟研究》，1963年第12期。

③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1頁。

④ 《資本論》第1卷，第18頁。

那末，价值又怎样发展成为生产价格这种特殊轉化形态呢？这是資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結果，并不是社会分工深化和部門联系密切的結果。人类社会早就开始了畜牧业和农业、农业和手工业的两次社会大分工，早就有了商品生产，而且分工早在不断深化，有分工的各个部門所拥有的生产資料也从来不可能有完全等同的比例，然而在几千年的漫长岁月里，商品的价值并不曾由此轉化成为生产价格。只有在資本主义制度下，每个資本家都要求自己的投資能够孳生最多的贏利。这样，在資本有机构成高低和資本周轉快慢都各不相同的各个部門里，尽管等量劳动是創造了等量的价值，如果商品只是按照价值来买卖，投在各个部門的等量資本就会获得不等的利潤，資本就要从利潤小的部門向利潤大的部門轉移，就要引起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化和商品 价 格 的 漲落，引起各部門利潤水平的变化。通过剧烈的竞争 和 生产 的 波动，才在混乱的实际上利潤率极不相等的状况下，出現了利潤平均化的趋向，使生产价格成为市場价格摆动的中心。所以，价值轉化成为生产价格，使得“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必須同它的价值相背离”，乃是資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价值轉化成为生产价格，不能是一般的商品生产，只能是資本主义的商品生产，“需有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更高的发展。”^①現在，社会主义經濟是生产資料公有制的經濟，社会产品的生产、流通和分配、消費都有着社会計劃的安排，盲目競爭已經退出历史舞台，社会資金不再是盲目自发地从这一部門向那一部門轉移，社会主义生产是为了滿足社会需要而不是为了資本的增殖，利潤平均化的运动已經无用武之地。在这种生产关系下，如果是遵循着馬克思主义的原理，怎能設想价值还会轉化成为生产价格呢？脱离生产关系來談价值向生产价格轉化是不正确的；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会使价

^① 《資本論》第3卷，第206頁。